

崇川往事

张謇与护国将军蔡锷的交往(一)

□姜松延



蔡锷像

张謇与蔡锷,虽俱为民国初年社会名人,但二人不仅年岁相差较大,在社会身份、爱好旨趣等方面也差异明显。然而,一段时间并不算长的交集,却使得彼此声气相投,进而结下深厚情谊,给后人留下一段感人至深的交往故事。

一、京师始识蔡松坡

张謇与蔡锷相识于何时?在其《路祭蔡松坡文》中的“张謇自京师识公”句即为答案:他们的交往,应始于蔡锷进京与张謇入阁之后。然而,两人此前虽未谋面,但张謇作为东南绅商、实业界领袖,早已深受蔡锷膺服和尊崇。而蔡锷则是一个干练之才,也早就引起张謇的注意。

清光绪二十八年(1902),尚在日本求学、刚满弱冠之年的蔡锷,以笔名奋翮生在《新民丛报》刊文,发起国民运动,这一由蔡锷首倡的、最早的国民改造运动,曾得到梁启超、张謇等重要知识分子的积极呼应。1912年年初,对政党素怀向往之意的蔡锷谋求组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。他于2月29日致电章太炎、张謇等人,倡议“联合海内同志,组织共和统一党”,并派人携



居京时期的蔡锷(前排左一)

其亲拟的政纲前往上海等地与章太炎、张謇等“筹商一切”。

1913年10月,蔡锷被袁世凯调至北京,对其加以笼络与监视。11月,张謇出任工商总长。至此,同在京城的两人开始有了来往的可能。据庄安正《张謇年谱长编》(民国篇)记述:1914年10月6日,张謇“偕熊希龄、梁启超、诸宗元等于京华春小饮。又同往天乐园,观梅兰芳演《贵妃醉酒》(观者一说另有蔡锷)”。

1915年1月初,袁世凯欲任命蔡锷为经界局督办,但“蔡以素少研究,拟力辞”。而袁世凯“仍拟任蔡锷”,并于15日派亲信“朱启铃亲往力劝”。最终,蔡锷于次年1月24日在《政府公报》上发布通告:“遵大总统1月16日策令,锷于1月22日任事,筹办处暂设前门内兵部街。”

当担任经界局督办的蔡锷得知张謇曾在南通办理过测绘、清丈事宜且住在附近后,便时常造访张宅,向张謇请教经界之事,两人的交往也由此更加密切。张孝若在其《张季直先生传记》中曾有介绍:“我父在京的时候,他(指蔡锷——笔者注)做过全国经界局的督办,他因为是外行,又晓得我父亲

在南通是第一个县区办测量清丈的地方。他的公署,恰在我父住所隔壁,所以常常来和我父谈话,我父很帮他详细计划办法,他很虚心听纳。”对此,张謇也曾亲口讲过:“余在京师长实业时始识松坡,时松坡任经界局事。松坡以予在南通尝办测绘、清丈,故以经界事质疑于予。予曰:‘公固读古人书,当知古人之办经界法,且外人之办法亦予所知也。’其后松坡有疑,即逐条询余,余亦逐条告之,其虚心有如此者。且言必称先生,其敬重尊长亦皆由其有良心也。”此外,还有张謇对蔡锷测绘事“甚愿助之,乃派四人去云南应所要求”等记述。

或许是有了张謇的帮助与指导,蔡锷从原先不愿接任经界事而变得积极起来。虽在这个职务上仅工作了十个月,但经过一番努力,蔡锷做出了不凡的业绩。其中,《中国历代经界纪要》是由蔡锷组织编写的经界资料之一,书中有一节《南通之清丈》,前后九页内容,专门从缘起及沿革、经费及筹款方法、丈器及丈法、图册、成绩五个方面介绍了张謇主持下的南通清丈经验,以作为测绘之参考。此文后被收入岳森署检《蔡松坡先生遗集》。

贡院的布置和考试的仪式

□林举百 曹印毕

南通的贡院(《光绪志》等称为“试院”——编者)在昔州署之东,即今钟楼东侧。前为头门,次为仪门,入内即为东西两个文场,其中段称东西新号、北段称为东西沙字号,为新沙文童的座位。大堂中为暖阁,乃学政升座之所,两旁亦设学桌,以备提堂考生所坐。各场学桌每十人连为一号,以千字文天地玄黄等字为次。桌皆架石为脚,不受震动,系光绪间新入籍的考生于振声所捐献。暖阁后为礼房院房及各县教官办公之处,再后一进为学政的上房,此院试时分布的概况。

院试每在半夜子时入场,点名前学政升座暖阁后,再坐宪轿抬至仪门临时所搭的暖阁上,用背灯风灯前导,左右青衣呼堂,两旁站班的廪生打恭,升座后开始点名,学书唱名,禀保在旁随声应保。礼房发卷,学政即在名簿上点朱。许多白发苍苍弯腰曲背的老童生,也提着考篮,挤在人

堆里走不出来、接不到卷,只好鹄候门旁,再俟补点。也有高声应“有”如营房点卯一样。每遭海燕子呼叱,或受学政怒视的,形形色色,无奇不有。接卷后,分东西两路进场,海燕子抄查夹带,然后对号入座。学政点名完竣,仍乘宪轿回大堂暖阁,立即奏乐鸣炮封门。学政坐公案上命题,把准备好的题目写出,礼房从旁抄入整张大纸上,糊成六个牌灯,分送各场传观,以供考生抄录。学政退入上房休息。黎明后,各县教官(教谕、训导)查验考卷盖戳,下午放牌,分头、二、三等,皆奏乐鸣炮。考生陆续缴卷,分批出场,直至午夜清场为止。送考的可至仪门,接考的只在头门之外。考生所携考篮,可带小本《四书》《五经》及食品,凡做好的文章,一律没收。颈项里挂一卷袋,接到卷子,随时贮入,以免污损。

因为五属齐集一处考试,人数众多,故定期分别入场。每属皆考三场,

第一场考经古,大致为骈偶赋文与五言排律,后改为经解、史论、算学(不称算术、也不称数学)、西学等各科。第二场为正场,原系八股文,后改为《四书》《五经》义。第三场为复试,把已经提牌的考生,约多于定额两倍,再行提复择优录取,以上是考小友(凡文童称小友)。此后再考长友(已经入学的生员称长友),也分三场,仪式大略相同。录科另考一场,人数已少,故五属合并举行。录取的新生谓之入泮,又称入学,即为附生。由门斗送报子,然后择日开贺,谓之迎学。凡录取的小友以及取得一等的长友,均于最后一天,穿戴蓝衫雀顶至贡院大堂领赏,礼节隆重。学政升堂高坐,院房唱名,每人赏给纸做金花一对,贴在小方块红布上,文武相同。该项赏品,费用领自礼部,照例为披红所用的长绸一幅,及大帽上所插的金花两枚,但款被中饱,只好由入学的自办,各人但求功名到手,谁都不顾计较此事。

海陵旧话

牛汪

□何台

牛汪,又叫牛汪塘,是夏天水牛洗澡乘凉的地方。水牛是喜欢水的,有俗语说:黄牛力大,上岸;水牛力大,下河。

海安西北部里下河地区多养水牛,西南部高沙土地区多养黄牛,东部沿海垦区水牛、黄牛都有。水牛的力气比黄牛大。水牛背腰宽厚微凹,肩胛高耸,四肢粗壮结实,前肢直立,后肢适度弧形,一看就是大力士的样子。有资料记载,如东、海安、东台沿海地区的水牛又叫“海子牛”,两头“海子牛”共挽一车货,载重1000~1500公斤,每天行走30~35公里,走10公里休息一次,终年如此,习以为常。

农村生产队时期,我们队饲养了3头水牛、1头黄牛。夏天,栽插“三熟制”秧苗时,3头水牛整天耕地、耙田,1头黄牛在磨坊作业。耕牛(水牛、黄牛)饲养全年分舍饲、放青两期。霜降至小满为舍饲期。舍饲期,耕牛拴在牛棚里,水牛主食为稻草、黄牛主食为玉米秸,严寒季节加喂棉饼、棉仁饼、豆饼。小满至霜降为放青期,多至田埂、河边放牧,有时也补喂干草。此时,养牛的饲养员把牛牵到离队场不远的河岸上,让它去啃啃那些青青的嫩草。接连吃了几个月的稻草、玉米秸,牛也厌了,换换口味是很开心的。

七八月是耕牛最辛苦的季节,尤其是水牛,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。晚上,水牛最盼望的是吃了饲料后,下水打汪。每个队都设有牛汪塘。牛汪塘似“D”字形,进口处的坡道较缓,牛从坡道慢慢下去。我们队的牛汪塘在养猪场的西北角,汪塘旁边有个丁字路。水牛在牛汪塘里打汪是很惬意的,全身都泡在水里,就剩了一只头伸在水面上。水牛打汪,既防暑,又避蚊、避蝇、避牛蜂(一种专门吸牛血的“野蜂”。白天,耕牛休息时,一头牛身上能叮上几十只牛蜂。晚上,水牛打汪,这种蜂就无法叮咬了)。

水牛在汪塘里打汪,屎尿都拉在里面,故而汪塘的水是很脏的。人从汪塘旁边经过,很远就能闻到浓浓的尿骚味,但汪塘却是水牛的天堂。整整一夜,水牛就泡在里面,身上全是泥水。第二天早晨,饲养员把牛拖出来,拉到河边,为其洗干净身上的污物。冬天的时候,牛汪塘的水干了,涂满的牛粪也干了,尿骚味也没了。汪塘成了我们小孩“躲蒙蒙”的好地方,人躲在里面,外边的人是不容易看到的。我们还在汪塘边做“老鹰捉小鸡”“官兵擒强盗”的游戏,还学着电影上镜头表演鬼子登山的场景(汪塘的底部到岸上有坡度)。整个寒假在汪塘边玩得都很开心。但我也遇上了一件倒霉透顶的事情。这事发生在1976年的春上,当时刚下了一场雨,汪塘里有水了,我骑自行车到了汪塘边,没来得及转弯,竟连人带车摔到汪塘里了。早春二月,天气还很寒冷,身上的衣服全都湿了,回到家还是借人家的衣服换掉了脏衣服。身上的衣服洗了之后晒了几个日天才晒干了。

20世纪80年代,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耕作制度改革,耕牛发展受到影响。现在农村基本上见不到水牛了,牛汪塘当然也不见了。